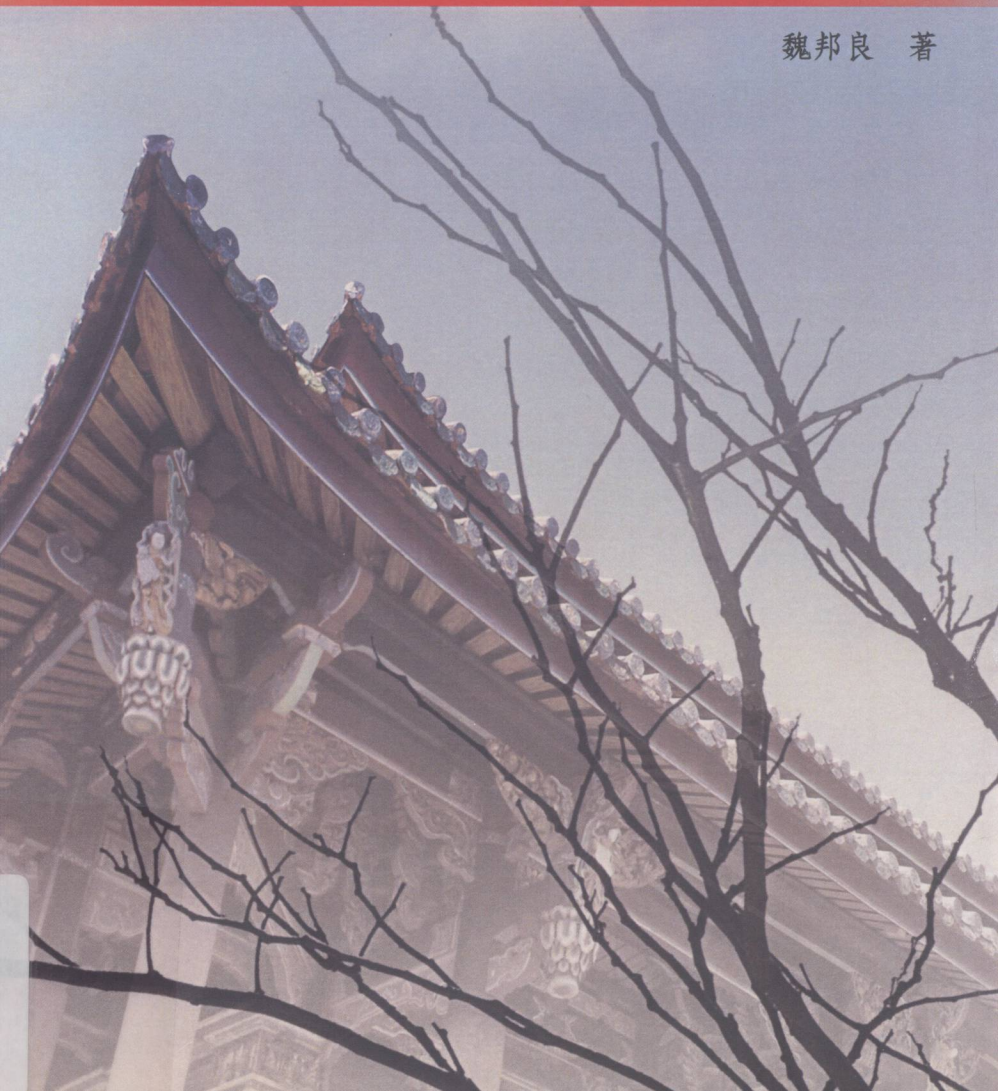




抵抗與逃遁

中國文化人的不同選擇

魏邦良 著



抵抗與逃避

中國文化人的不同選擇

魏邦良 著

抵抗與逃遁——中國文化人的不同選擇 / 魏邦良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2008. 12
面 ; 公分. -- (史地傳記類 ; PC0064)
BOD 版
ISBN 978-986-221-132-8(平裝)

1. 知識分子 2. 傳記 3. 中國文化

782.248

97023477



史地傳記類 PC0064

抵抗與逃遁——中國文化人的不同選擇

作 者 / 魏邦良

主 編 / 蔡登山

發行人 / 宋政坤

執行編輯 / 藍志成

圖文排版 / 姚宜婷

封面設計 / 蕭玉蘋

數位轉譯 / 徐真玉 沈裕閔

圖書銷售 / 林怡君

法律顧問 / 毛國樑 律師

出版印製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583 巷 25 號 1 樓

電話 : 02-2657-9211

傳真 : 02-2657-9106

E-mail : service@showwe.com.tw

經銷商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 121 巷 28、32 號 4 樓

電話 : 02-2795-3656

傳真 : 02-2795-4100

<http://www.e-redant.com>

2008 年 12 月 BOD 一版

定價 : 380 元

• 請尊重著作權 •

Copyright©2008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Ltd.

目次

胡適為何要競選總統？	1
胡適的「諍臣」、「諍友」理想和實踐	15
文本內外：胡適的兩篇〈容忍與自由〉	31
馬寅初：「敢言敢怒見精神」	55
梁漱溟：「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	71
劉文典：「養生未羨嵇中散，嫉惡真推禰正平」	87
王實味：「他的骨頭從未軟過，而且不比任何人軟」	99
殷海光：「一片傲霜葉」	111
聶紺弩：「生活的艱辛會使人越活越剛強」	129
蕭軍：「要以生命做最後的一顆子彈」	143
胡風：「像人一樣活著」	155
致命的「誤讀」——對胡風集團冤案的一點思考	167
胡風家書裡的馮雪峰	187
多維視野中的朱家驊	201
胡蘭成：「君子如響」	219
周作人：「一說便俗」	235
周揚：真實的謊言	251
衝冠一怒背後的難言之隱——丁玲晚年何以對老友沈從文發難？	271
朱湘：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	279

批人—被批—自批：在怪圈中掙扎的文人	283
「我必須要這樣無情地做啊！」	295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從傅斯年的一番話談起	303
後 記	309

胡適為何要競選總統？

1948年3月30日，國民黨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一次會議舉行首次預備會議，身為國大代表的胡適，被公推為臨時主席，討論大會主席團選舉辦法。上午，蔣介石對王世杰說，他已經考慮多時了，不願當選總統，但可以擔任行政院長，他想請胡適為總統候選人。下午，王世杰把蔣介石的意見轉告給了胡適。

蔣介石的提議令胡適十分興奮，他在當天的日記裡寫道：

「下午三點，王雪艇傳來蔣主席的話，使我感覺百分不安。蔣公意欲宣佈他自己不競選總統，而提我為候選人。他自己願意做行政院長。我承認這是一個很聰明，很偉大的見解，可以一新國內外的耳目。我也承認蔣公是很誠懇的。

他說：『請適之先生拿出勇氣來。』

但我實無此勇氣！」

經過一番猶豫，胡適最終還是接受了蔣介石的提議。從猶豫到接受，這一過程在他日記裡有詳細的記錄：

「八點，約周鯁生來談，把昨天的話告訴他。請他替我想想。

午後與雪艇、鯁生談了三點多鐘。我不敢接受，因為我真沒有自信心。晚上八點一刻，雪艇來討回信，我接受了。此是一個很偉大的意思，只可惜我沒有多大自信力。故我說：第一，請他考慮更適當的人選。第二，如有困難，如有阻力，請他立即取消：『他對我完全沒有諾言的責任。』」

得到胡適的回覆，王世杰立即報告了蔣介石，蔣介石說：「很好。我當召集中央執監會議，由我提出。」

不過，胡適在接受提名競選總統的第二天晚上，又後悔了，擔心自己的身體和能力都不足以勝任總統。於是他對王世杰說，自己三思後，還是決定不幹了。並請王世杰向蔣介石鄭重申述：「昨天是責任心逼我接受。今天還是責任心逼我取消昨天的接受。」

為打消胡適內心的顧慮，蔣介石於4月3日約胡適在他的官邸作了一次長談。蔣說，他將於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中，提名胡適為總統候選人，根據憲法，國家最高的行政權在行政院，他這個人不能做沒有實權的總統，所以願請胡適出來當總統，他自己當行政院長；或者由蔣介石自己當總統，由胡適擔任行政院長。

蔣介石給胡適提出兩條路：一是競選總統，一是出任行政院長。既然胡適不願出任行政院長，再拒絕競選總統，似乎太辜負蔣介石的「誠意」了。胡適為蔣介石誠懇的態度所打動，便做出平生最難做的決定之一：「讓蔣先生決定吧。」當胡適決定參加競選後，他對競選成功是有相當的自信的。翌日清晨，他對秘書胡頌平說：「我這個人可以當皇帝，但不能當宰相。現在這部憲法裡，實權是在行政院，——我可以當無為的總統，不能當有為的行政院長；只怕這個消息傳出去，一定有許多新聞記者和不相干的人來訪問，這裡是不能再住了，我不得不作一個短期的流亡。」然而，胡適的擔心純屬多餘，事情的發展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4月4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召開臨時全體會議。會上，蔣介石聲明他不作為總統候選人，並提議無黨派的人出來候選，他強調此人必須具備以下五種條件：「一，守法；二，有民主精神；三，對中國文化有瞭解；四，有民族思想，愛護國家，反對叛亂；五，對世界局勢、國際關係，有明白的瞭解。」雖然蔣介石沒說候選人的具體姓名，但在

場和不在場的人，根據這五項條件立即聽出，此人是胡適無疑。結果是「絕大多數人不瞭解，也不贊成蔣君的話，」只有吳敬恒、羅家倫兩人表示同意蔣介石的提議，其餘的中央委員都堅決主張蔣介石必須為總統候選人。既然眾人反對，蔣介石也不再堅持，當下決定將總統候選人問題交國民黨中常會決定。

胡適得知這一消息後，他內心會有怎樣的感受？從他接下來幾天的日記裡，我們或許能窺探一二。

1948年4月5日

我的事到今天才算「得救了」。兩點之前，雪艇來，代蔣公說明他的歉意。

1948年4月6日

發一電給鄭天挺兄：「連日外間有關於我的許多流言，北平想亦有聞。此種風波幸已平靜，乞告舍間及同人。」

1948年4月7日

病了幾天，今天還有燒。

興致勃勃要競選總統，卻被兜頭澆了一盆冷水，胡適的內心一定充滿了失望與沮喪。而身體上的病恐怕與心態失衡也不無關係。

蔣介石的提議未獲通過，自然對胡適產生一絲歉意，胡適失望歸失望，但對蔣介石似乎並無多少怨氣，在當天的日記裡，胡適這樣寫道：

「下午八點，到主席官邸吃晚飯，別無他客，蔣夫人也不出來。九點二十分，始辭出。蔣公向我致歉意。他說，他的建議是他在牯嶺考慮的結果。不幸黨內沒有紀律，他的政策行不通。我對他說，黨的最高幹部敢反對總裁的主張，這是好現狀，不是壞現狀。」

他再三表示要我組織政黨，我對他說，我不配組黨。

我向他建議，國民黨最好分化作兩三個政黨。」

胡適一向標榜「自由」與「獨立」，在一封信裡，他曾有過這樣的表白：

「我所以想保存這一點獨立的地位，絕不是圖一點虛名，也不是愛惜羽毛，實在是想要養成一個無偏無黨之身，有時當緊要的關頭上，或可為國家說幾句有力的公道話。一個國家不應該沒有這種人；這種人越多，社會的基礎越健全，政府也直接間接蒙其利益。我深信此理，故雖不能至，心實嚮往之。以此之故，我很盼望，先生容許我留在政府之外，為國家做一個諍臣，為政府做一個諍友。」

想「留在政府之外」的胡適，這一次，居然想當總統，對此，研究胡適的學者給出的評價往往是負面的。不過，我想，胡適做出這一決定應該有他的理由。作為一個想保存一點獨立地位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胡適難道會因貪戀總統的高位而放棄自己「為國家做一個諍臣，為政府做一個諍友」的追求？那麼，到底是什麼因素促使胡適決定「下海」，競選總統？我認為，對這一問題必須做深入的研究，而不能草率地想當然地給出不負責任的結論。

陳紅民先生在其〈智者千慮〉一文中，將胡適決定「下海」，歸因於「一國之君」的誘惑：

「說這個胡適險些被濕了羽毛的故事，是想引出話題供有識者思索：胡適能斷然拒絕部長、院長的位子，可蔣介石以『總統』相讓時，一國之君的誘惑顯然大於部長、院長。『政府的尾巴』不

做也罷，做『政府的頭』就不一樣了。胡適怦然心動，有欲迎還拒之態，雖屬人之常情，但也可見在一定條件下，修煉了 30 年的『獨立地位』是可以放棄的，『諍友』也能成『戰友』。」

我不能同意陳先生的看法。我認為，胡適決定競選總統與他此前追求獨立與自由並不矛盾。作為「諍臣」、「諍友」，胡適是以「破」的方式來督促政府走向民主大道；而競選總統，他是想以「立」的方式直接帶領國家和人民走向民主大道。倘若胡適貪戀權位，他會選擇做行政院長，因為行政院長掌控著實權，而對行政院長一職，胡適拒絕得很徹底。那麼胡適為何要競選總統呢？既然此前他確實表示過要養成一個「無偏無黨之身」，為何這一次要破例呢？

胡適決定競選總統後，曾高興地對一位採訪他的記者說：「好極了！民主政治，中國人民已經盼望了近半個世紀了。我們應該為它的實現而盡力。」由此可知，胡適決定競選總統根本不是出於對權位的貪戀，而是他認識到，一個無黨派人士能競選總統意味著這個國家的民主化進程已邁出至關重要的一步，而一旦他真的競選成功，那就意味著「中國人民已經盼望了近半個世紀」的「民主政治」終於實現了。既然如此，胡適為何不選擇競選總統呢？為何不感到高興呢？

陳紅民先生說胡適競選總統不過是出於對「一國之君」的垂涎，那實在是已之心，度人之腹了，是把自己對權位的貪戀加在了胡適身上。

程巢父先生〈關於「智者千慮」所涉史實的辨證兼及學風〉一文，嚴厲抨擊了陳紅民先生的文風，但我認為程先生此文問題更大。這篇言辭咄咄逼人的文章，說了一大堆教訓陳紅民的話，也說了一大堆胡適追求獨立自由的事，但對胡適是否決定競選總統一事卻避而不談。所以此文除了發洩了一通不相干的怨氣外，對澄清史實絲毫無補。程巢父只從

側面，用反問的方式，表明胡適不會對總統高位感興趣的。在對胡適〈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畫〉一文作了摘錄後，程先生提出自己的質問：

「試問陳紅民君：一個滿腦子裝著這些計畫的人，一個如此胸襟的學者和教育家，他會捨得去實現這些目標的校長位置，去就那個名義上尊榮而幹不成多少實事的總統高位嗎？所以我說你是『以陳君之心，度胡適之腹』，一點也沒有冤枉你。」

胡適的日記已告訴我們，蔣介石確曾邀請他參加競選，而他在猶豫一番也確曾答應競選總統，事情未果後蔣介石也曾向他致歉。所有這些，白紙黑字，清清楚楚，不容回避。而程巢父以一句含糊其辭的反問，難道就能掩蓋這些事實？另外，胡適也曾不同場合對不同對象說過「我可以當無為的總統，但不能當有為的行政院長」的話，這說明，在一定條件下，胡適對總統高位確曾「怦然心動」過。

程巢父認為，胡適是一個有胸襟有計劃的教育家，所以，他肯定捨不下校長這個位置，去當總統。這樣的推論不置一駁。我想問的是，你不是胡適，你怎麼知道胡適因為捨不下學校，所以不肯去就總統之位呢？你這不也是以「以程君之心，度胡適之腹」嗎？另外，程巢父認為，胡適有〈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畫〉一文，既然「滿腦子裝著這些計畫」，他會不顧這些計畫能否實現而去競選總統嗎？程先生真的太天真了。作為校長，胡適雖然滿腦子裝滿「學術獨立的十年計畫」，但他能實現這些計畫嗎？他不是在「爭取」嗎？而一但他競選總統成功，這「學術獨立的十年計畫」還要「爭取」嗎？難道一個總統不可以輕而易舉讓這「十年計畫」付諸實施嗎？

胡適對胡頌平說：「我這個人可以當皇帝，但不能當宰相。現在這部憲法裡，實權是在行政院，——我可以當無為的總統，不能當有為的

行政院長；……」於是，程巢父就想當然地認為，總統只有「名義上尊榮而幹不成多少實事」，其實，程巢父先生應該知道，按中國的說法，無為是可以無不為的。而胡適說的「無為」其實就是「無不為」的意思。只要認真思考一下就應該知道，一旦胡適以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身份競選總統成功，那就意味著中國會有一部正規的憲法，意味著中國民主化進程開始突飛猛進，意味著很多人夢寐以求的民主政治終於在中國拉開了序幕，正因為意識到這一點，胡適才興奮不已，才坐臥不寧，才飄飄然的。而程巢父不理解胡適出任總統的重要意義，所以才會以為總統只是「名義上尊榮而幹不成多少實事」，如此，對總統之位，胡適理應不屑一顧，不可能「怦然心動」的。這是把自己短淺的目光賦予了胡適。

胡適競選總統，意義重大，任何一個追求民主自由的人士對此都會了然於胸。當時，願做副總統的李宗仁也曾給胡適寫信，力勸其競選總統，因為他認為，胡適以無黨派身份競選總統才真正體現民主的精髓。他在給胡適的信裡這樣說：「參加的候選人除了蔣主席之外，以學問聲望論，先生不但應當仁不讓，而且是義不容辭的」。在李宗仁看來，胡適既然一直鼓吹自由與民主，而倘若他競選總統成功，就意味著多年的追求終於開了花結了果，那麼，他又有什麼理由放棄這樣的稍縱即逝的良機？

還有一個問題，蔣介石是出於誠意邀請胡適競選總統的嗎？亦或是沽名釣譽別有用心？對此，謝泳先生的看法如下：

「從這些情況中我們可以看出，無論是蔣介石還是胡適，彼此之間沒有欺詐，他們每個人的處境不同，但都在自己的處境中努力完成自己的角色。在胡適和蔣介石之間，一切都是坦誠的，蔣介石從來沒有騙過胡適，他沒有諱言自己想做行政院長這一事實，

事後的結果如何是另一回事，但我們不能因為這件事最終沒有成功，就懷疑他們在這件事上的誠意。」

我不能完全同意謝泳先生的看法。我認為胡適在這件事上是有誠意的，而蔣介石則沒有。我認為，蔣介石無論是邀請胡適出任行政院長還是請胡適競選總統，都是出於無奈出於化解美國政府給他的壓力。

1947年春，國民黨政府宣佈訓政結束，在改組政府時，容納了兩位小黨的成員。這種姿態，不能令美國政府滿意。此後，蔣介石一直擔心美國政府會將其拋棄。當馬歇爾將軍派出魏德邁將軍為首的實地考察團來中國考察時，蔣介石十分不安。1947年8月25日，蔣介石在寓所會見了司徒雷登大使的私人秘書，「並向這位美國大使的親信探問，派遣魏德邁是否意味著美國想要強使他退休或撤換他。」

1947年11月7日，外交部長王世杰致信胡適，稱：「在美之時，許多美國人均以不識兄之近狀為念，並謂中國政府竟令兄賦閒，亦即中國政府遭受美國社會不信任之一因！蔣先生之受冤，類此者亦多矣。」

以上幾件事表明，美國朝野雙方都希望以胡適為代表的自由主義者在中國政壇取得一席之地。在這種壓力下，蔣介石非常希望胡適能出任行政院長，這樣，他就可以對美國政府表明自己是重用胡適的，然而胡適卻堅辭不就，於是，他又請胡適參加競選，一旦胡適同意競選，他同樣可以向美國政府有個交代。當然，蔣介石敢於請胡適競選總統，也說明他對胡適是「放心」的，在他眼裡，胡適不過是一介書生，即使胡適當上總統，身為行政院長的他也是可以控制局面的。

當時的胡適也認為蔣介石請他競選總統是出於一片誠意的，所以，當蔣的提議未獲通過後蔣向他致歉時，胡適反而去安慰蔣介石：「黨的最高幹部敢反對總裁的主張，這是好現狀，不是壞現狀」。然而，等蔣

介石龜縮臺灣後，卻無視憲法，不顧胡適等人的堅決反對，一意孤行，兩次連任總統，胡適絕望之餘終認清蔣介石的真面目，他這才意識到，蔣介石請自己競選總統原來是沽名釣譽別有所圖，於是，胡適在日記裡忍不住對蔣介石譏刺了幾句：

「我去看雲五先生。他說，昨天他見到岳軍先生了。岳軍把我的意思先記下來，然後面告蔣先生。並沒有留下記錄，只委婉的口述。我的四點意見他都轉達了。

蔣先生鄭重考慮了一會，只說了兩句話；『我要說的話，都已經說過了。即使我要提出一個人來，我應該向黨提出，不能公開的說。』我怕這又是三十七年和四十三年的老法子了他向黨說話，黨的中委一致反對，一致勸進，於是他的責任已盡了。」

這裡的三十七年「老法子」，就是指1948年，蔣介石向中委提出要胡適競選總統，結果中委一致反對，蔣也就借坡下驢了。你看，連胡適自己已經醒悟，所謂向黨提出一個人來競選總統，原來是蔣介石慣用的伎倆，以達到其不可告人的連任目的。當胡適寫下這番話時，他是不可能相信蔣介石當年請他競選總統是出於誠意的！

也有學者（如沈衛威，楊金榮）認為，蔣介石請胡適競選總統不過是設計了一個騙局，引胡適上鉤罷了。我也不同意這一看法。儘管蔣介石老謀深算，但想騙胡適，談何容易！不錯，胡適是一位書生，但他卻是一個偉大的書生，倘若他不想當總統，蔣介石費盡心機也不會讓胡適怦然心動的！

1948年11月，蔣介石曾派陶希聖飛赴北京請胡適出任行政院長一職，而胡適拒絕了，但他再次向陶希聖表明，自己不願任行政院長，但卻想當總統。

沈寧是陶希聖的外孫，他在最近出版的一本書裡（《一個家族記憶中的政要名流》中國青年出版社 2008 年版）披露了這段珍貴的史料。為保證材料的真實性，筆者將書中的這段文字照抄如下：

「1947 年，蔣介石在國民大會當選總統，任命翁詠霓做行政院長。1948 年外祖父（指陶希聖——筆者注）到北京公幹，期間與胡適之先生見面，然後回到南京，向蔣介石報告：『胡先生有一句話，要我只能報告你一人，不能對任何人說，那就是翁詠霓不能做行政院長。我當時問他，你同翁先生是幾十年的老朋友，為什麼說這話？適之先生說，蔣先生謬採書生，用翁詠霓組閣。翁詠霓自在長沙撞車以後，思想不能集中。同時他患得患失，不知進退，他對朋友嘻嘻的一笑，沒有誠意，而對部下，則刻薄專斷，他不能做行政院長。』

有史家論及此處，言胡適之先生一貫待人極為寬容，他對多年老友做出如此評語，而且明說要轉達給蔣介石，就是要敲掉翁詠霓的飯碗，於私於公，都相當嚴重。如果他不是對外祖父有充分瞭解和信任，絕對不可能如此講。

有趣的是，蔣介石聽完我外祖父轉告胡適之先生的意見之後，對外祖父說：你現在就去北平，請胡先生出來擔任行政院長，所有政務委員與各部首長名單，都由他來開，我不干涉。外祖父領命，當日下午飛返北平，見到胡適之先生，說明來意。胡適之先生忙說：那是美國大使館和三兩個教授的主張，萬萬做不得的（你看，胡適知道蔣介石請自己任行政院長是出於無奈，是因為美國大使館和三兩個教授的主張讓蔣感受到了壓力——魏注）。你看我這裡滿地書籍，沒有收拾，我根本不能動，我一動，

學校裡人心就散了。兩人繼續談了一會，胡適之先生又說：我可以做總統，但不能做行政院長。現在這部憲法，既非總統制，也非內閣制。如果我做總統，就任命蔣介石做行政院長，那麼就能確定一個內閣制的憲法了。」

翁詠霓是胡適的老友，但胡適不念私情，認為翁是書生，不適宜擔任行政院長一職。在胡適眼中，行政院長掌控實權，只有政治強人才能勝任此職。胡適本人也有自知之明，他認為自己作為書生也不配擔任此職，在他心目中，行政院長最合適人選是蔣介石，所以，只有自己能當上總統，才能任命蔣介石為行政院長了。如果換了一個有政治野心的人任總統，他會讓蔣介石擔任掌控實權的行政院長嗎？當然不會，因為蔣介石這樣的人太難駕禦了。相反，蔣介石當了總統，他也只會把某個書生放在行政院長的位置上，因為書生好管啊！倘若蔣介石讓某個有實力的人擔任此職，那他很有可能要品嚐大權旁落的苦果。蔣介石對此心知肚明，所以他一再請胡適出山，蔣介石的心思胡適明察秋毫，所以他也堅辭不就。

胡適認為，在當時的體制中，總統無實權，所以誰來當他並不在意，他關心的是誰任行政院長，因為行政院長掌控實權，能「確定一個內閣制的憲法」。所以，他不顧私情，強烈反對翁詠霓任行政院長。很多人認為，是總統的高位讓胡適不能自持怦然心動的，這是皮相之見。讓胡適動心的是，他若做了總統，行政院長就有了合適人選，內閣制的憲法也可以確定了，國家的民主政治也就步入正軌了。

胡適不諱言他想當總統，因為他的內心是坦蕩的，因為他並非覬覦總統的位子，他渴望當上總統，不過是想找到一個他心目中合適的人選

——蔣介石來擔任行政院長，從而「確定一個內閣制的憲法」，而這，才是他最最關心的事。

抗日戰爭時期，蔣介石要胡適擔任駐美大使，因為這是「戰時徵調」，胡適不便拒絕。任命書發佈的那天，胡適在日記裡寫道：「二十一年的獨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為國家犧牲了。」

1948年4月3日，當胡適決定競選總統時，他再次「為國家犧牲了」「獨立自由的生活」。

英國學者譚理斯在其《感想錄》中寫下這樣一段話：

「今天我從報上見到記事，有一只運兵船在地中海中了魚雷，雖然離岸不遠卻立刻沉沒了。一個看護婦還在甲板上。她動手脫去衣服，對旁邊的人們說道，大哥們不要見怪，我須得去救小子們的命。她在水裡游來游去，救起了好些的人。這個女人是屬於我們的世界的。我有時遇到同樣的女性的，優美而大膽的女人，她們做過同樣勇敢的事，或者更為勇敢因為更複雜地困難，我常覺得我的心在她們前面像一隻香爐似的擺著，發出愛與崇拜的之永久的香煙。

我夢想一個世界，在那裡女人的精神是比火更強的烈焰，在那裡羞恥化為勇氣而仍還是羞恥，在那裡女人仍異於男子與我所欲毀滅的並無不同，在那裡女人具有自己顯示之美，如古代傳說所講的那樣動人，但在那裡富於為人類服務而犧牲自己的熱情，遠超出於舊世界之上。自從我有所夢以來，我便在夢想這世界。」（周作人著：《知堂乙酉文編》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5頁）